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236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草泽河边

草泽河在得河南面八九公里的地方,与得河几乎平行,由西向东,功能也几乎相同,上承洪泽湖,下入白马湖。

我父亲的祖上一直住在得河两岸,母亲的娘家在草泽河南岸,母亲这边的亲戚基本上都住在草泽河两岸,我们经常跟着她回娘家、走亲戚,对我而言,对草泽河两岸的村庄、道路,要比对得河北岸更为熟悉。

那时草泽河这一段没有桥,如果要跨过两岸只能靠一艘渡船。渡船要收费,有固定时段,经常要在河边等候。其实,我的外公有一个小渔船,木头的,就像教科书中的那种乌篷船一样,一般就停在渡船的不远处。偶尔我们从草泽河南岸返回北岸时,他如果高兴,便会亲自用他的木船把我们送到北岸。但这种机会很少。那个时候没有电话,没法提前联系,到了渡口也没法让人带信请他摇船过来接我们,所以,由北岸到南岸从来没有享受过外公的专船服务。

三姨嫁到了渡口西边六七公里的一个庄子,那年表弟出生,我们一家从得河南岸先到了草泽河南岸的外公家,外公划着木船载着我们,由草泽河逆流而上前往三姨家。水路虽不算长,但人力划船很慢,花了我们半天的时间。天还下着雨。我开始时很兴奋,但很快便被船程的漫长和小船的晃悠颠簸给磨灭了。其实在这个过程中,外公比我们累了,也担心多了,只是还是孩子的我们无法体会。

水乡平原,虽然沟渠纵横,但看上去一马平川,四周没有什么高地。草泽河的大堤比一般有圩堤的河还要高,也比我常去的得河大堤还要高。终于到了三姨家北面的草泽河边,从船上重回岸边,从水面看向堤底,感觉很高,那时从没有见过山的我,觉得那个大堤那么高,应该是一座山,便发出惊讶的呼声,结果,被大人笑过好多次。

步行到草泽河,印象最深的有三次。

刚刚记事不久,还是个中学生的我的舅舅,来我们家玩,回去时我要跟他去,大人竟然同意了。我们家正南向没有像样的道路,十几岁的舅舅带着我一个人,一路往南

走,左拐右转,七绕八绕,经过多条土的机耕路、田埂、大圩,终于过了草泽河边,到了南岸他们的家。那个时候,外公刚刚盖了四间瓦房,外婆在南京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康复回家,一切都是新的气象。舅舅带着我到家时,外公、外婆正在东厢房午休。看到我们来了,外公、外婆一骨碌地从床上爬了起来,他们非常高兴,迅速到最西边的厨房里忙碌起来,一个打水烧火,一个拿鸡蛋找糖罐,给我们做荷包蛋。生怕饿着了我们。

第二次是跟着我的奶奶,连夜步行去的外公家。那是个悲伤的时分。放学回到家,发现大人们表情严肃,爸爸妈妈都不在家,原来有人过来“把信”(即送信),说因为什么邻里纠纷,我外婆突然去世了。外婆去世时还不到50岁。爸爸和妈妈接到消息就跑了过去。等姐姐和我放学到家,奶奶带着我俩,在姑姑的陪同下,连夜往南赶。到了河边,就听到南岸传来的啜啜声,下了渡船,就听见妈妈凄厉的哭声。到了那个刚盖不久的瓦房,看到哭天喊地的妈妈,看到披麻戴孝的亲戚,我忍不住地大哭。

第三次步行过草泽河,是一个过年期间,爸爸妈妈带着我去草泽河南湖边的二姨家吃宴席。那时候我已经十岁了,家里也有两辆自行车了,但南向的道路还没有水泥硬化,因为连日雨雪,无论是土路还是砂石路都无法骑车。我们只有步行过去。年前小姨家的弟弟刚刚出生,我们在赶到渡口前专门去他家看了一下。弟弟才一两个月,安详地躺在窝里。哪知道18年后,的一个暑假,这个弟弟和邻居小孩在家边上的池塘里游泳,双双溺水而亡。事后,另一家很快又生了一个孩子,小姨因为年龄和身体等原因始终没能再怀上自己的孩子。每每想到这个,心中都有一种隐隐的痛。

现在的草泽河下游,周围多了很多景点,两岸的道路不仅规格、质量提高了很多,路网也更密了,特别是跨越草泽河下游的桥已经有4~5座了,但对后来发生的事情鲜少能留下小时候那样的深刻印象。这也许也是长大后的得与失吧。

爷们

叫爷,有江湖气、侠义,也充满亲情。有人叫“爷”,有一份豪情和义气,也担待着更重更沉的责任。这爷不好叫,也不好做。

当年我们一起玩的哥几个彼此都不叫哥哥弟弟,一律称“爷”。

从小三子、王三子、王小三,到“王三爷”,转换得很自然。记得最初“三爷”叫得最溜的是毗邻汪兄。“三爷”从他嘴里叫起,“王三爷”,却从汪兄母亲——一个很亲切的老人嘴里叫出,从此老的小的男女的一律叫我“三爷”“王三爷”,连我母亲也喊顺嘴了;我家三爷今天不知跑到哪块去了!

投我桃,报你李。汪兄在家排名第二,我便称呼他为“二爷”。一个汪二爷,一个王三爷,两个爷碰到一起,光听音,不明就里地以为我们是本家弟兄。

二爷早我两年进厂就业,肉联厂,杀猪的。但爷们一起去,遇哥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律介绍:二爷,市食品公司上班。爷们在一起有时也拿二爷开涮,叫小刀手算文明了,还有喊刽子手、屠夫的。但二爷从不生气。

二爷能喝些白酒,他说绿汤沟好,喝多少不上头,喝多少不醉,手上宽裕时一买就是一扎子,大家慢慢喝。二爷说,一辈子都能把绿汤沟吃起来,昆湖烟抽起来的人就不错了,就算是太平盛世了!

二爷也打小麻将,小大妈,老太太,老爹爹他都能来。二爷说,人生如牌,不要指望牌牌是你成。二爷牌桌上说的,我现在仍记得用着。

二爷工作的场所我去过,但听猪哭猪嚎,血雨腥风,对于猪而言,二爷就是浑身上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。但脱掉屠夫服,洗净身手,换上小K服,有二爷一起穿街走巷,赌吃招摇的日子还是十分温馨的。身边好像没有几个人知道二爷是杀猪的,大家也没有提过,只是要喝酒了就想起二爷,打牌少腿子就呼二爷,去逛招商场就想二爷结个伴,现在想起二爷,心里依然温暖温暖的。

身边多几个爷,遇事心里总归踏实些,天掉下来有爷几个顶着,地塌下去有爷几个埋着。

尽管我头发留得挂在耳头边,尽管我跑路也晃荡肩摇,尽管我嘴吹口哨,尽管我也天天推杠铃,但我毕竟身骨瘦小,本性温和,在家是爷,但出门个个是你大爷,没有人把你放在眼里。

一次在师范学院踢完足球一个人去胶鞋厂浴室洗澡。刚等到滴得比油还珍贵的水龙头,一个五大三粗的爷们二话没说挤开我,我刚说“凭什么啊”,一个耳刮子就打在我的脸上,没等我粗口完,又一个嘴巴子打在我的鼻子上,鲜血满面。我无还手之力,赤条条被人生吃了,狼狈不堪。我知道今儿遇到大爷了。

跑堂的连忙跑过来,也有浴客们出来声援我。

“三爷,是哪个这么狂啊!”住一个大院的四爷如天兵天将悄然空降。“怎么,不服气啊!”那个小子很嚣张。

“叭叭”,不等他牛气冲出,四爷两拳下去就把他打趴,满地找牙。“龟孙子,我家王三爷是你欺负的?!”四爷救驾让我补足了面子。受尽委屈没有掉泪的我,因为感激感动生生地流下了泪。

本姓四爷,比我大10岁,住进一个院落,最早是点头熟,第一次领略到四爷的魅力是邻居遇到小偷。邻居家发现小偷,小偷反锁房门没人敢靠近。四爷过来,赤手空拳,一脚踢开房门,小偷欲跑,四爷三拳两脚生擒毛贼,扭送公安。邻人都唏嘘:多亏了四爷。

四爷身手不凡,生性仗义,遇有不平事每每都勇于出手伸张。四爷早年在一家企业上班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车间主任说,你来去自由,工资不少你的。后来厂子关门,四爷呆在家里的日子,整天高朋满座,门口常常停一溜摩托车,都是些说话声音嗓门高高、头发披肩、牛仔马靴的汉子。那几年,有四爷罩着,遇事心里踏实多了。

盐城王马堆

震撼心灵的遇见

来到成都,毗邻城市的三星堆文明遗址,是游客必去的第一站。借助于发达的互联网,人们对三星堆夸张而大胆的黄金面具并不陌生,但人性之中对艺术珍品的膜拜之情,有待于与实物与实景直接碰撞。一早,我坐上前往广汉的高铁,穿越丛丛湿地、川泽和田野,气喘吁吁地挤上游客专线,一路颠簸着到达三星堆遗址博物馆。站在恢宏的建筑群前,我知道,朝圣之旅即将到达它精彩的巅峰。

在此之前,我已在网上云游川大博物馆,初步了解有关三星堆文明的考古故事。1929年,农民燕道诚意外发现了一组玉石器,敲开了古蜀文明的第一道裂缝。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,组织了第一次发掘活动,著成《汉州发掘简报》。在之后漫长的时光里,三星堆的发掘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……文字的力量,终究留有余白。而世人对于三星堆的认识,无不夹杂着浪漫主义的想象,成就了无数有关三星堆文明的猜想和传说。

此时此刻,一场以青铜和玉石为母题的写实主义艺术创作,正在隆重上演。商时期,抑或商之前的蜀地先民,已经深刻而精妙地操纵着雕刻技术,使得笨重而生硬的金属和石料,像液体一样流淌出来,再度被打磨、塑形、锻造和拼接,它的层次、厚度、曲度和线条,似乎在创造它之前,就已经完成。匠人的工作,不过是在天地之间将其从无形之中复现。

展厅之中的青铜人头像和座像,人物神态严肃威仪,而夸张的面部轮廓、不成比例的双手双脚、高耸的帽饰,流露着器物本身蕴含的超自然性。另有几座完整的青铜人立像,工匠细腻地雕琢出人像流畅的肌肉线条,暗示了三星堆文明,必然是一个尚武好战的文明。绕到面具像之后,交错的阴刻笔法、饰以贴身的长辫,显示他们集王、神、巫于一体,身份不凡。想起学生时代学习《武丁卜辞》那一课,老师开始念起:癸巳卜贞,旬亡祸……我突然感受到自己掉进了一个

地洞,凶猛的风声割裂了空气。我在阅读先民的回声。

在一个明亮辉煌的展厅里,一尊高达近三米的雕像,置于高台,笼罩在柱形灯束之下。所有游客像群星绕日一般,抬头仰望。我始终觉得,三星堆之所以震撼人心,来自它弥合了现实与想象的裂缝,打散了理性与虚构的划分,用全新制造的、无法复制的造型艺术,让思维陷入暂时的沉睡之中,让内心突然失声,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呓语——它怎么如此神奇!

当置身于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巨型黄金面具之间,凝望着它们突出的眼眶和锋利的鼻梁,一不小心与它们的双目对视,这样的震颤更加直击心灵,让人惊慌失措,动弹不得。而那些神鸟、神兽,深刻地映射着古蜀“天地造物”的哲学,与中原文明一脉相承。先民们对于玉琮的迷恋、对于“内圆外方”的排布,在历史的细节之间,以实物的形式,彼此勾连,散作群星闪耀。

从博物馆出来,阳光热烈,眺望远处的草坪、湖面、假山、水车……恍然如梦,过了很久,我才从这场震撼心灵的遇见中,平静纷飞的思绪,回归现实。想起李白的“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”,李商隐的“庄生晓梦迷蝴蝶。望帝春心托杜鹃”,默诵如此浪漫而壮美的诗句,不得不惊叹古人的聪慧和心胸的博大,或许,他们对后人的这场千年之后的遇见,早有先见之明。

回到成都,这座被自然滋养的城市,依靠河流与山脉的走势,因地得形,汇集着蜀地的富庶与荣耀。千百年来,成都始终是川渝大地上闪亮的灯火。对大地、对世界、对宇宙,川人有无尽的探索欲和创造欲,也构筑了成都瑰丽而奇幻的精神空间。走在人群汹涌的街道上,走进一家茶馆或是饭馆,细嗅翻腾的茶香和辣椒香,川人对于自然之物的赏玩和品味,一直是那样细致而热烈,如那些黄金面具、人形青铜像,向游客娓娓诉说着恒远的秘密,那些根植于大地之上的艺术之美。

收藏春蔬

“草木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”。韩愈老先生深层次是说春光不负“有心人”,但透过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,不得不让人由衷发出春之短暂即将归去的慨叹。

为留住春天,把春光“收藏”,有人拍照录像,留下姹紫嫣红;有人吟诗作画,记下情思倩影;有人采集花瓣树叶,存下芳华浪漫;有人播下种子,许下希冀憧憬……

繁华易逝,芬芳难驻。我虽不羨浪漫风雅,但我也像许多人那样,每年都要想方设法做点留住春天的事情。自外秦淮河畔有了一块小菜地,到了春天夜雨绵绵润物无声之时,便是菜薹、菠菜、茼蒿、芥菜、芹菜、茺菱、莴苣疯长之际,便是门前大草坪中苜蓿、马兰头等成片成簇繁茂之际。为了不负春光,珍惜大自然的馈赠,此时,我都要想方设法把它们收割加工收藏。一是速冻。趁着朝露浸润之时,将鲜嫩的芥菜、芹菜和茺菱割回洗净,烧一锅开水,放一点盐几滴油,焯水沥干后分别装入保鲜袋,放入冰箱速冻贮藏,随时拿出煮食,其色碧绿,其味至鲜。二是腌渍。将一时吃不完的马兰头、苜蓿和菜薹,用盐“码码”,多次揉搓,待蔫巴渗水,压入瓶中,放入冰箱冷藏。这些绿碧嫩鲜的时蔬,烹时加点小米辣等佐料,便是极有诱惑力的稀饭小菜。三是晒干。将菜薹、茺菱和萝卜腌制,烫一次卤,晒成干子,之后拌以花椒、八角、五香粉等,再用瓶子或塑料袋密封放置阴凉处或放入冰箱冷藏。想吃时拿出少许,凉拌爆炒皆可,那份奇香与爽脆,大快朵颐如沐春晖。

我的想法既纯粹又简单,只要把春蔬精心加工收藏,无论炎夏、凉秋和寒冬,便可以随时用舌尖欣赏春天的况味与美好。

南京赵培龙

北京龚得泽

南京关立蓉